

名门女

完结篇（上）

霸气女医师不忘初心，
乐观潇洒，
与你一起一路前行！

希行

「医药风」作品
最佳代表作迎来
「非网络版」
完美大结局！

万千读者热力推荐
『女版《仁医》』

希行
著

M I N G M E N Y I N 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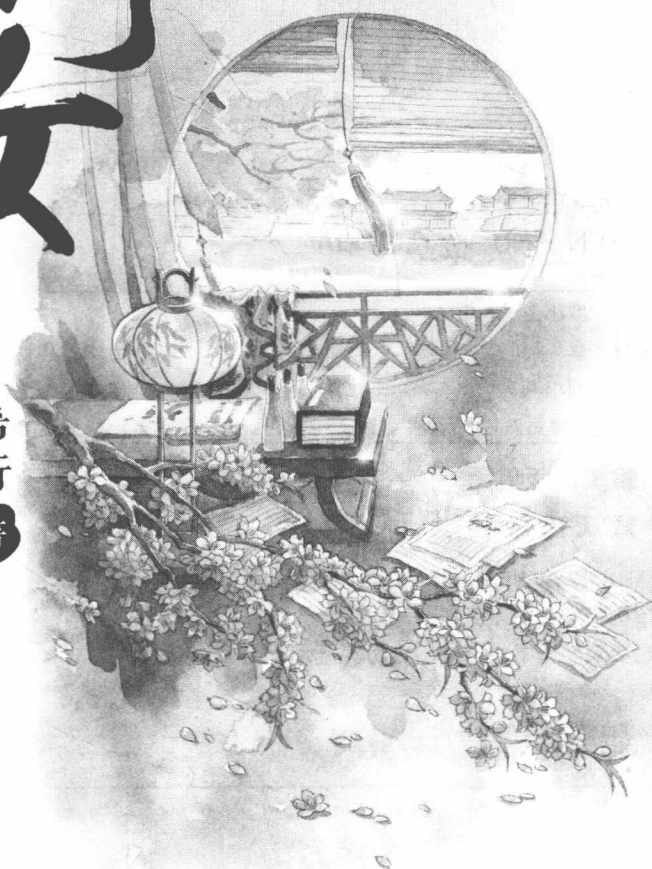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名醫女

完結篇 上

希行 著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门医女. 完结篇 / 希行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29-10111-4

I. ①名… II. ①希…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6932号

名门医女·完结篇

MINGMEN YINÜ WANJIE PIAN

希 行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李 梅

责任校对：刘小燕

装帧设计：@曾想乃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48 字数：1002千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111-4

定价：5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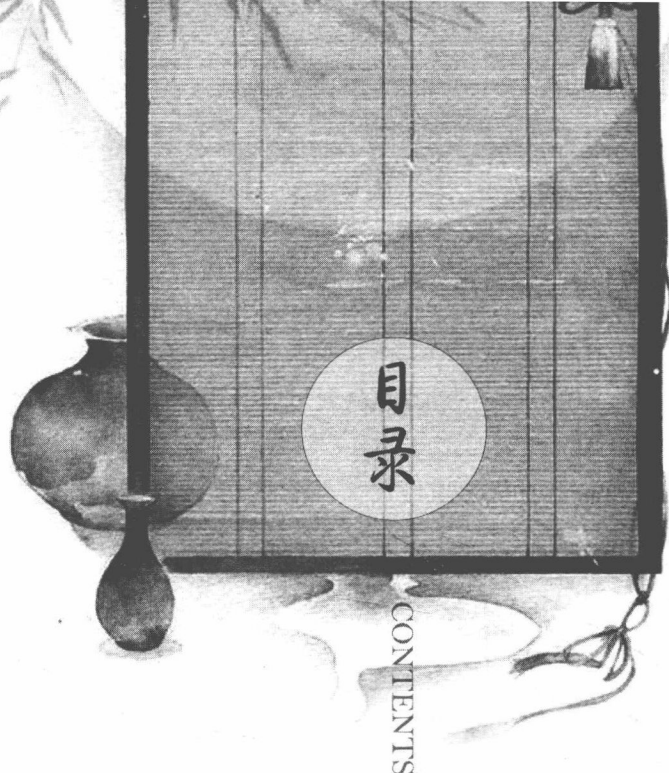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无忍·之隔·说客	001
第二章	奉送·而过·安居	016
第三章	乐业·挑拨·难逃	027
第四章	所依·情怯·春雨	037
第五章	进益·明报·表率	048
第六章	热闹·揭开·出头	059
第七章	赌气·私事·答复	068
第八章	无关·稚子·当下	077
第九章	高兴·知痛·冷遇	089
第十章	感染·险险·求救	099
第十一章	为安·应得·旧人	114
第十二章	有去·有来·何忧	123
第十三章	讨巧·尝试·请诊	136
第十四章	不从·趁乱·作孽	147
第十五章	危急·两难·一心	160
第十六章	不治·好笑·夜对	172
第十七章	霸道·现脸·其实	184



第三十三章	闻事·引见·知波 /	370
第三十二章	闲语·推荐·窥见 /	362
第三十一章	同去·旧宅·故人 /	359
第三十章	羞走·事实·安排 /	347
第二十九章	承认·相请·辞行 /	334
第二十八章	辛苦·有果·要还 /	323
第二十七章	齐心·协力·度过 /	311
第二十六章	确定·顺行·验证 /	299
第二十五章	再赌·无愧·四散 /	285
第二十四章	抗拒·选择·来说 /	272
第二十三章	等诗·好说·异议 /	259
第二十二章	连三·猜测·不让 /	246
第二十一章	童言·无忌·接二 /	233
第二十章	客气·乐事·落静 /	220
第十九章	敢为·可喜·可贺 /	208
第十八章	纠缠·有人·心想 /	196

第一章 无恐·之隔·说客

千金堂这条街上又如同过年般热闹起来，还有没吃早饭的人端着饭碗站在人群中往里看。

“……上一次是说治死人了，这一次又是如此吗？”

新来的人询问着。

“不是。”有人告诉他。

“那是什么？”来人不解问道。

先前那人却没有回答他，确切地说，他们也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又闹起来。

千金堂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难道不小心祭错了祖师爷，改成戏班子了？

“我们怎么砸不得？”一个男人大声说道，看着面前对自己怒目相视的千金堂诸人，“这是我们定西侯府的房子，别说砸了，我就是拆了你们管得着吗？”

“这是齐少夫人的……”有弟子忍不住喊道，一面捂着脸，显然方才冲突中受了打。那男人就等着这句话呢，闻言大声笑了。

“齐少夫人？”他哼声说道，“不知道是哪家的少夫人啊？我们家可没有少夫人！”什么？在场的弟子们都有些愕然，吵闹声也顿时小了。

“这位大爷，我们这边请，有什么话慢慢说。”刘普成忙说道，带着几分紧张。

齐悦和离的事，千金堂的弟子们大多数都不知道呢，虽然是和离不是被休，但对世人来说没什么区别，他们只会认为是女子有错。不能让这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件事，那齐娘子以后还怎么立足……虽然这件事早晚瞒不住，但能瞒一时是一时，至少不能在这样的场合大声地被宣扬出来。

刘普成带着几分不安和惶恐，冲那男人施礼。

看到刘普成这样反应，男人忍不住得意。

他本是家中一个普通的管事，日常负责车马行，这些外场的事本来轮不到他，但一大早满院子的人乱跑，原来侯爷让人出去办事，却找不到人。

管家老爷据说昨晚贪嘴今早拉肚子起不来，另有几个得力管事不是崴了脚就是风寒头疼，总之一个个不是得病快要死了就是腿脚不便，反正就是不能出门，定西侯气得在家里大骂，大家谁也不是傻子，瞎子也能看出来这是躲差事的。

什么差事啊，值得这样，不就是砸了前少夫人买的店铺嘛，不就是一个被赶出门的少夫人嘛，这个女人是嚣张，但那是以前，以前有侯爷有定西侯府在后边撑腰，现如今她被扫地出门了，不仅狗屁不是了，还是定西侯府的仇人了，还能嚣张什么啊！

男人很瞧不起这些往日高高在上有大油水可捞的管事们，看到没，真正用得着了，就一个个的屁了。

男人自告奋勇地带着家里的护卫来了，当然护卫也挑选得参差不齐，不过对于一个小小的店铺来说足够了。

看看，有什么好怕的，这些人敢怎么样？这是他们家的，管得着吗！想必回去后，

自己的差事就能换一换了。

“过去说干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男人冷笑说道，一面看向围观的群众，“这店铺原是定西侯少夫人买下来的，那么自然是我们定西侯府的是不是？”

那当然是，围观的闲汉怪叫着应声，看热闹不怕热闹大嘛。

“那么这店铺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管事大声说道，高高地扬起头，“更何况如今少夫人已经是我们的弃妇了。”

这句话出口，热闹的人群一时安静下来。

刘普成抬手揉了揉下脸，只觉得满嘴苦涩。

“你胡说！”有弟子最先反应过来，忍不住大声喊道。

管事冷笑一声：“你见过这种事胡说的吗？”

的确没有……

安静的人群顿时又轰的一声热闹起来。

天啊，那个神医少夫人被休了！天啊，定西侯府不要她了！

街道上顿时炸开了锅。

齐悦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过来的，跟在身后的元宝面色发白，他转头看齐悦，却见这女子神色平静。

“元宝，看到没，就那个，出头鸟，给我狠狠地打！”齐悦冲他侧头，指着场中得意扬扬的那个男人，说道。

她说完想要再补充一句别怕有我呢，还没张口，元宝已经冲进去了。

“……我家的店铺怎么砸不得？别说砸了，拆了玩又怎么样，哎哟……”男人正说得得意，陡然迎面冲来一人，还没看清，就被一把扫帚重重地拍在头上，枝枝丫丫带着尘土只让这个男人呛得一个趔趄。

“谁……”他尖声喊道，刚喊出一个字，扫帚又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

护卫们这才反应过来，拿着棍棒就上前，然后走在最前边的护卫站住了，后边的不明所以撞上去。

“干什么，一个半大孩子而已，这就吓到了？”有人嬉笑说道。

前边的人没有笑，更是看着人群这边。

“少夫人……”他们低声说道。

元宝虽然是个孩子，但毕竟是混过街头人力的，那管事费了好大力气才夺下扫帚，这时的他已经不复方才的得意，帽子被打掉了，头发乱了，脸上被划破了，头脸身上都是土。

“阿呸。”管事吐了嘴里的尘土，先顾不得被踹到一边的袭击者，看着半日都没人上来帮忙，气得回头骂，“你们都是死了啊？”

护卫们一个个垂头移开视线。

元宝这边又要打过来。

“元宝，行了。”齐悦喊道。

听到这声音，管事的看过来，这才看到不知什么时候，面前站了一个女子，手里

拿着一根门闩拄在地上，在她身旁站着一个家丁打扮的男人，手里举着条凳虎视眈眈。

“少……”看着这女子似笑非笑的神情，管事下意识地就要跪下喊，刚一张口打个激灵回过神，“齐娘子啊……”他站直了身子，不咸不淡地说道。

“你怎么可以纵人行凶呢？”他大声说道，“你想干什么？”

齐悦的视线扫过一旁，千金堂的诸人身形狼狈，那些工匠们也都形容惶惶，再看后边的店铺，本来因为施工而乱糟糟的室内更加乱糟糟，各种匠人工具散落，打制的门窗等碎裂散开。

齐悦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抬脚上前。

“……齐娘子这可是……”管事的还在大声说话，身后的护卫忽地扭头，似乎有什么不忍心看到。

“我想干什么？”齐悦站到了那管事面前，口中说道，抬手将门闩就打了过去，“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

她嘴里说着话，手下已经狠狠地连着打出去了。

管事没想到这女人竟然一句话不说就动手，抬手忙格挡，到底是挨了好几下后退几步，亏的是齐悦没追过来打，他慌乱狼狈地站住脚。

人群里不知哪个先笑出声，笑声便散开了。

“你现在知道我想干什么了吧？”齐悦将门闩再次拄在地上，看着这管事问道。

管事摸了破了皮的额头，又是气又是羞。

“你们都死了吗？”他狠狠地转头骂道。

护卫们低头转头。

“好，好。”管事的伸着手指，骂了声废物，“怕她？怕她做什么？她已经不是我们定西侯府的少夫人！”

这倒是事实……有些护卫动了动，迟疑着站到了管事身边。

一个带头其他的便也跟了上来。

管事的这才松口气，看着齐悦，双方形成对峙。

“齐娘子，我说得没错吧？”他愤愤说道，“看在你是女子的面子上，我不和你计较，但是你下次给我注意点，我们定西侯府，可不是好说话的！”

他的话音才落，齐悦这边竟然又抬手挥着门闩打过来。

幸好管事有提防，矮身躲过。护卫们虽然在他身边，却没人动手阻拦，反而也跟着矮身躲避。

人群里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你！”管事的恼羞不已，瞪眼喝道。

“我怎么了？我没注意，你打算怎么和我不好说话？”齐悦冷笑问道。

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该是躲在家里哭吗？不该是没脸见人了吗？她哪来的脸跑出来打人！

“知道我们定西侯府为什么不要她了吧？”管事的猛地对外大声喊道，“这种恶妇！非休弃不可！”

人群中的议论声更加大了，看着齐悦指指点点的人也多起来。

“齐娘子，不要说了。”刘普成说道，神情担忧。

再看其他弟子们亦是如此，除了担忧，更多的是伤心难过以及惶惶。

被舍弃了……被赶出来了……再也没有侯府少夫人的身份了……那以后……

“那又怎么样？”齐悦迈步上前，站到了门边，“你们就可以随意砸我的店？”

“这不是你的！这是定西侯府的！”管事的喊道，带着冷笑。

“你来的时候就没问清楚吗？”齐悦看着他冷笑，“这店的钱是谁出的？”

谁出的？横竖不可能是外边人出的，只要是定西侯府家里人出的，那就是定西侯府的！

“齐娘子，这些话没什么意思，你还是快些让开，我们好办完早些回去交差，侯爷还等着呢。”管事的冷笑道。

齐悦站到了门口看着他。

“你敢！”她淡淡说道。

元宝捡起扫帚也过来了，那个举着条凳的男人迟疑一下也站过来。

管事的涨红了脸，将军吗？！你们三个小的小，女的女，要是被你们吓到了，我就不用回去了！

“来人，给我砸！”他一挥手大声喊道。

护卫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上前。

“你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吗？”管事的气道，“你们吃的是谁家的饭？”这句话管用，护卫们终于迈步上前了。

“齐娘子，你让开。”管事的倨傲地抬头说道。

在他身后是一字排开拿着棍棒的护卫，伴着他的话，用棍棒摆出攻击姿态。

齐悦没说话，只是一动不动。

街上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这对峙的明显强弱不等的双方。

热闹的气氛陡然变得凝重紧张，胆小的人甚至屏住了呼吸。

李大个举着条凳站在这个女子身边，作为场中的焦点，他自然感觉到气氛的变化。

他不由得再次站直身子，将手里的条凳抓紧，看着面前渐渐围上来的护卫们。

他忽然想起在茶馆听书，书上说某某大将军一人当关万夫莫开场面惨烈悲壮，当时所有人都听得热血沸腾心神向往，当然，他知道他这种人下辈子也不可能会有这种体验，最多做梦时傻笑一场。

但此时此刻，看着对方势众，而自己这边只有女子和少年，所有的重担都搁在他身上，他心中忽然热腾腾起来。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战生死悲壮荣耀，就是这种感觉吧！

但很快，李大个就愣了下，因为四周有人动起来。

刘普成第一个站出来，挡在了齐悦身前。

“大爷，请不要伤了齐娘子。”他冲管事的躬身施礼说道。

“你个老头滚一边去。”管事的骂道。

刘普成没动，接二连三的弟子们站过来了，他们则是挡在了刘普成身前，虽然带着胆怯，但还是站了过来。

“干什么？”管事的瞪眼喝道，“你们想干什么？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啊？反了你们了！快滚开！”

弟子们谁也没动，场面有些僵持。

四周围观的人开始叽叽喳喳地说话。

“快打啊！磨蹭什么！屁了啊！”闲汉们起哄道。

屁了！几个瘦干鸡似的人就能吓到他们了？说出去就别混了！

管事的伸手一指：“让不让，不让可别怪我们棍棒不长眼了！”他喊道，“敢跟我们定西侯府作对，活得不耐烦了！给我拿出点气势来，别让人瞧不起咱们！”

后边这句话是说给定西侯府的护卫们听的。

伴着这句话护卫们将棍棒一挥，发出齐齐的呼喝声。

果然气势不凡，站在最前边的弟子忍不住发抖，抓住就近的其他弟子，闭上眼，虽然一阵慌乱，但还是没人走开。

“老师你们都让开，这不关你们的事。”齐悦说道，将手里的门闩握紧。

就在此时远处传来嘈杂声，还有乱乱的脚步声。

“让开让开。”有声音叫嚣着过来了。

大家纷纷循声去看，只见街道上涌来一群人，骑马的、跑步的，手里举着棍棒乱哄哄地过来了。

群众们顿时轰的一声乱了，这是干什么？这是什么人？闹民乱了吗？

“打架？”跑在最前边的一匹马上，黄子乔将手中的马鞭用力一挥，“都给我让开！”

马鞭胡乱地抽，四周的人哭爹骂娘地忙着躲避，路很快让开了，黄子乔的人涌过来，将定西侯府的人围住了。

事情好像不妙……

“黄公子，你这是……”管事的自然认得黄子乔，忙上前施礼说道，“你看，这是我们定西侯府收房子呢……”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黄子乔一鞭子抽过来。

“收你娘的房子！这是你能收的房子！”黄子乔斥骂道，早已经积攒的怒火全冲着男人来了。

“黄公子！”管事的被抽得躲避，又是气又是羞恼，“你想干什么！我可是定西侯府……”

护卫们忙上前护着，才让管事的避开抽打。

但黄子乔这几下可比元宝打得厉害多了，管事的摸了摸嘴角，看到手上的血迹，顿时再也忍不住了。

知府大人又怎么样！知府大人在定西侯府面前也不得放肆！

“黄公子！你这是闹过了！休怪我们定西侯府不客气！”管事气道，同时一挥手。

护卫们分出一半人，将棍棒对准了黄子乔这边。

“小乔，别胡闹。”齐悦喊道，看着黄子乔，“这不关你的事，快回去。”

“黄公子，你还不知道吧，齐娘子已经不是我们定西侯府的人了，你做事还是多思量思量……”管事的也喊道。

回答他的是黄子乔的一声骂：“思量你姥姥！”他喊道，“谁想欺负齐娘子，就是关我的事。”

黄子乔手中的马鞭指着定西侯府的管事以及护卫们。

“齐娘子是我黄子乔的救命恩人，谁跟齐娘子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他说道，少年声音沙哑，“打架，谁怕谁啊！打啊！”

伴着这一声打啊，他带的家丁们立刻呼喝起来，将手中的棍棒对准定西侯府这边的人。

定西侯府这边的护卫慌忙做好防备。

两边的气氛都紧张起来。

“小乔！”齐悦喊道，刚要再说什么，外边又传来嘈杂声。

“打啊打啊，快点开打了！”

脚步声、呼喝声炸雷般滚过来。

围观的群众轰的一声，四散让开，街道两边奔来大群的人，一个个争先恐后，似乎抢金山一般，只怕慢一步就什么也捞不到了。

四方都被堵上了，且围了足足有三四圈，棍棒如林般地举起来。

定西侯府这边的人已经完全傻掉了。

“别打别打。”齐悦哪里还顾得拿着自己的门闩，急忙忙地就怕这些小祖宗们真的打起来了。

俗话说好狗敌不住赖狗多，乱拳打死老师傅，定西侯府的护卫虽然大些且装备精良些，但跟这些半大孩子们比起来，光从人数上来说就占不了上风。

管事的此时此刻哪里还有半点气势，他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他可比齐悦想得深远，看着这些围过来的人，为首的多数都是锦衣华服的少年公子，其中有他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已经可以肯定这些都是永庆府大户人家的公子们，一个知府公子他可以不怕，但这么多人家……再说，真要打的话，他们也打不过啊！

“都别胡闹。”齐悦喊道，周围的鼓噪声这才渐渐小了。

定西侯府的十几个护卫早已经收起棍棒了，在密密麻麻的包围圈中，显得格外的势单力薄，低着头哪里还有半点威风，从远处看来，早已经不是准备攻击闯门的姿态了，反而是被齐悦护住了。

“你们回去吧。”齐悦看着他们，“告诉侯爷，这房子是我用嫁妆买的，跟他没关系，就不要闹了。”

管事的低着头不说话也不看她，此时此刻看着四周虎视眈眈跃跃欲试的这些人，他根本就不敢多说一句话。

“还有，告诉侯爷，和离书已经拿到了，我这几天回去拿我的嫁妆。”齐悦说道，“要不是你们今日来提醒了我，我都忘了。”

她说完示意大家让开路。

这群小祖宗们一阵不情不愿后，路勉强给让开了。

管事的低着头一咬牙闷头就走，护卫们自然跟随。

“切！”围观的闲汉们鼓噪，发泄没有看到混战的遗憾，在这些口哨笑声中，定西侯府一行人飞也似的跑远了。

管事的一口气跑回府中，门房里的人看到他们的样子，没有丝毫的诧异。

“哎哟老爷，这脸上怎么了？”有人大声喊道。

管事的低着头只当没听见，心内羞愤欲死。他总算知道了，那些人为什么躲这个差事了！这些老滑头们！

只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那场面啊。”一旁有抱着肩头懒洋洋的人说道，“跟上次围攻王家大宅一样吧，没什么稀奇的。”

这是一个据说犯了羊角风不能出门的护卫，在给那些垂头丧气归来的护卫们说话。

那一脸的云淡风轻只让人恨得牙痒痒！为什么！为什么呢？

定西侯坐在书房里，听到管事的讲述，也是一脸愕然。

上一次那些人帮着打架，那女人还是定西侯府的少夫人，可是，如今那女人已经不是定西侯府的少夫人了啊？

他们为什么还要去帮她？

他们瞎了吗？没看到那女人已经没了定西侯府的招牌了吗？他们真的瞎了吗？

定西侯抓起面前的茶盅，狠狠地摔了出去。

管事的灰头土脸地退出来，刚转身就看到常云成。

“世子爷……”他慌忙施礼。

常云成抬腿就是一脚。

管事跌了出去，疼得汗都出来了，却不敢说话，跪下就叩头。

“赶出去！”常云成冷声说道，说罢转身就走了。

在他身后两个小厮如狼似虎地扑上来。

“不关我的事啊，是侯爷……”管事的才喊了一声，就被破布塞住嘴，拖出去了。

经过这一事，定西侯府那个神医少夫人不再是少夫人的消息在平民百姓中也传遍了。

怎么好好的定西侯府就不要她了呢？百姓们议论纷纷。

“……还能什么？女人嘛，肯定是不守妇道……”

“……听说这个少夫人总是在外边跑，还和男人们混在一起……”

有人刚说完这句话，身后被重重地踹了一脚。

“哎哟哪个孙子……”这人扑倒在地上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回头骂道。

身后站着三个高大男人，手里拿着刀枪弓箭，肩上背着几只野鸡、兔子，虽然年纪不等，但相似的眉眼表明这几人是兄弟血缘。

此时这三兄弟瞪着豹子般的眼看着眼前这人。

“……大山兄弟啊。”那人立刻弯下身，堆起笑说道。

“你说什么呢？”正中的年纪大些的男人沉声问道。

“没，没……”那人扯嘴笑道。

“齐娘子是神医，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再让我听到谁说她坏话……”猎户将手里的铁叉往地上一顿，锋利的铁叉顿时插入泥土中。

闲聊天的几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茅山猎户仗着家里兄弟们多，又有力气，一向在此地霸道，日常躲还来不及，谁敢主动找麻烦。

“是，是，齐娘子神医，怎么敢说她……”那人忙点头哈腰地笑。

“知道就好。”另一个年轻些的猎户瞪眼喝道，“齐娘子为什么在外行走，还不是为了给人看病，菩萨心肠，你把嘴巴放干净点！小心遭报应！”

“哥，报不报应的不用菩萨操心，我来办就是了……”更年轻些的立刻挽袖子吭吭说道。

那人吓得腿发软。

“小山兄弟，可别误会……”他忙喊道。

还好大山拦住弟弟，瞪了这人一眼。

“走。”他说道，拔出铁叉走开了。

“哥，那齐娘子真的被休了？”小兄弟跟上忍不住低声说道。

“不是休了。”大山回头瞪他一眼，“我问镇上的秀才了，说是和离，和离知道吗？”

“那有什么分别。”小兄弟瞪眼说道，“不都是被赶出去了……”

老二咂了口：“真是蠢，这都不明白，老秀才不是说了，休是男赶走女的，和离是女的不要男的，知道了吧？”二山瞪眼说道。

小兄弟“哦”了声，这才恍然。

“原来是齐娘子不要定西侯府了啊。”他嘿嘿笑了，“那我就放心了。”

齐悦打了个喷嚏。

“谁在说我？”她嘀咕道，又自己笑了，“现在只怕没人不在说我了……”不远处的胡三听见了。

“师父，山上风凉，你还是避一避。”他忙跑过来说道。

再看后面，那个叫翠什么的丫头气喘吁吁地才跟上来。

胡三身后的药篓往上送了送。

真是怎么当人家丫鬟的，离阿如差远了。

想到阿如，胡三竟忍不住鼻头有些发酸，再也见不到了吧……

他跟阿如不过是纯洁的熟人关系，想到了就还想哭，那齐娘子想到世子爷的话，岂不是夜夜会哭……真是太惨了……

等胡三回过神，齐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开了，那丫头也跟在身边。

学着这些弟子们的样子采了半篓子松枝的齐悦刚坐在山石上歇息，就见有人沿着山路急急而来。

“齐娘子……”他看到这边，忙喊道。

齐悦看过去，见是棺材仔，很是意外。

“小棺，你怎么也来了？”她站起来笑道。

棺材仔几步走近，面色潮红，额头上密密的汗，显然是一路跑来的。

“你，你没事吧？”他喘气问道。

齐悦愣了下：“我？”她说道，想到什么，“你也知道了？”

棺材仔咽了口口水缓解干涩的嗓子，点点头。

“是，是因为我吧？”他问道。

一旁的翠芝瞪大眼，什么什么？这男人……她的脸都白了。

齐悦知道棺材仔说的是解剖尸体的事，笑了。

“不是。”她说道。

她说了不是，棺材仔也没指望她会再说，齐悦却接着说下去。

“是大家理念不同，所以过不下去了，这没什么，不是有那句话吗，道不同不相为谋。合则聚不合则分嘛。”她说道。

是娶平妻的理念，棺材仔松了口气，看着这女子如此坦诚相告，明白她是为了让自己心安，心里更有些难过。

“你，别难过。”他憋了半日，最终也只说了这句话。

齐悦笑了：“我不难过。”她说道，说着拍了拍身后的背篓，“老师说要采松枝，说是露水露的松枝，要做药引子，真是奇怪的药方，所以我就跟着过来帮忙了。”

棺材仔“哦”了声：“那我告辞了。”他直接说道。

这时胡三等人也都回来了。

“正好我们也要走了，一起吧。”齐悦说道。

一群人呼啦啦地下山，山脚下一处寺庙香火袅袅。

“那是什么？”齐悦问道。

“是大佛寺。”棺材仔说道。

这就是大佛寺啊，齐悦看着寺院，停下脚。

“我从来没去过。”棺材仔说道，带着几分自嘲。

“那去看看吧。”齐悦说道。

佛殿里，常云成从住持手里接过经书。

“已经在佛前供奉三日了。”老和尚含笑说道，冲常云成合手，“世子爷孝心可鉴，佛祖会保佑侯夫人安康。”

常云成微微点头。

“这是一串佛珠，听闻世子爷即日就要启程，这是老衲的一点心意。”住持又说道，从手腕上褪下一串佛珠，“还请世子爷笑纳。”

常云成忙伸手接过：“多谢。”他说道，声音低沉。

住持看着他，叹口气，要说什么最终没说。

“老衲送世子爷。”他说道，一面伸手做请。

常云成点头还礼，刚要抬脚迈步，听得大殿门外有说话声，声音传进来时，常云成陡然站住了。

“……这个殿便是这里最大的？供奉的什么？”齐悦问道。

“……我也没进去过。”棺材仔答道，抬头看里面。

“这是天王殿。”翠芝说道，“供奉的是弥勒菩萨。”

齐悦和棺材仔都“哦”了声。

“胡三他们呢？”齐悦又问道。

胡三等人从一旁跑过来。

“来了来了，这寺院里的松枝长得比山上的还好。”胡三低声说道。

“你少打坏主意，佛门净地不可胡来的。”齐悦瞪他一眼。

胡三嘿嘿笑说知道了。

“我们进去看看吧。”齐悦抬脚迈步。

棺材仔站着没动。

“我还是不进去了。”他说道，“免得污了这佛门净地。”

齐悦回头看他。

“佛前众生平等，你搞什么特殊。”她笑道。

棺材仔被她说得一愣旋即笑了，再不多说一句话，迈步进来。

大殿里进来这么多人，一下子变得拥挤热闹。

隔着窗，常云成看着那女子在佛前虔诚地拜了拜。

“……后边还有什么？”她站起来问道。

一个陌生丫头笑吟吟地扶着她的手，不陌生的几个男人引着她往后边走。

“……是天师殿……”

“……听说还有个碑林，好些人都来拓印呢……”

一行人说笑着绕过佛像从后门出去了，大殿里又恢复了宁静，佛香袅袅。

“世子爷……”住持低声说道。

常云成收回视线。

“大师，我想自己转一转。”他说道。

住持点点头，没有问一句。

“世子爷请自便。”他合手施礼。

常云成还礼，迈出了香阁。

“这是摩尼殿……”作为大家老夫人身边的丫头，翠芝当起了解说员，一路引着他们，“齐娘子……”

“哦，这个我知道，是不是供奉释迦牟尼？”齐悦接过话说道。

“是啊。”翠芝笑点头。

“这里面的壁画可漂亮了，上面有观音，五彩海观音。”有弟子在一旁补充。

齐悦更感兴趣了，第一个迈进去。

摩尼殿恢复安静之后，常云成才迈步进来，他慢慢地走，仔细地看，不时驻足。异样的神情引得其他进香的人不时地看他。

“来拜佛的人哪一个不是有解不开的愁结。”有上年纪的老妇感叹道，“就算是富贵公子也逃不开啊。”

走到最后一个大悲阁，天已经午时了。

“真是名不虚传。”站在大悲阁的台阶上，齐悦回首俯瞰整个寺院。

“这里素斋很有名？”她扭头问道。

翠芝点点头：“是的，我家老夫人每个月都要来吃一次呢。”她笑道。

“那咱们也去吃吧。”齐悦说道。

胡三想到什么忙站出来。

“不了不了，我们吃不惯……”他大咧咧说道。

身后有个弟子听见不解。

“师兄，我们还没吃过，怎么就知道吃不惯？”他忍不住嘀咕道。

被另外一个反应机敏的弟子踢了下：“很贵的……”那弟子低声道。

这弟子才反应过来，可不是，大佛寺的素斋远近闻名，自然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如果吃的话，齐娘子一定要替他们付香火钱……齐娘子如今已经不是定西侯少夫人了，一个女人家日子艰难，怎么好让她出钱。

大家纷纷摇头说：“是啊是啊，我们回去吃。”

齐悦哪里不明白他们的心思，微微一笑，如果自己坚持的话，这些弟子们也会吃得不心安，这样反而没意思了。

“那想来也没什么好吃的。”她摆摆手说道，“今日店铺里上梁，老师一定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咱们回去吃吧。”

大家便点头，一行人乱哄哄地要往外走，刚迈步，大悲阁里走出来一个僧人。

“施主留步。”他施礼说道，“今日有贵人祈福施了素斋，不知道施主们可否享纳，助那善人布施？”

有些有钱人会许愿还愿，就好像在佛门外施粥一般，那么施素斋也应该是正常的吧。齐悦等人眼睛一亮。

“好啊好啊。”她忙点头，招呼大家，“这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事。”

听说能免费吃，胡三等人自然不会有异议，于是那僧人引着大家高高兴兴地去了。

素斋馆里，斋菜不断地端上来，伴着介绍声以及齐悦等人乱乱的称赞声，什么食不言在这里完全没有。

“齐娘子，你尝尝这个，猜猜什么做的？”翠芝说道。

“……南瓜！”

说笑声从隔窗里飘进来，紧邻着厅堂的一间小静室里，常云成独自对案而坐。

他面前摆着一整套的素斋，听到那边的笑声，他慢慢地捡起其中一个。

“答对了，南瓜做的。”他微微一笑喃喃说道，抬头看对面，似乎对面有人相对

而坐一般，然后将小块的斋菜放入口中，慢慢地嚼着。

一动一静，一喜一悲，一扇隔窗，两个世界。

伫立在角落里的住持，低下头念了声阿弥陀佛。

夜色里的千金堂点起了灯，街上白日的喧嚣也散去了。

齐悦戴上口罩、手套，拿着听诊器，走进挂着“病房”灯笼的室内。

四张病床中一张上躺着病人，打了夹板的腿被两条房梁上垂下的宽带子吊起来，此时那半张床板支了起来，男人正被伺候着吃饭，另有一个老者正好奇地研究这床。

“怎么就支起来了？”他嘀嘀咕咕地说道。

听到脚步响，三人都看过来。

“齐娘子啊，您过来了。”三人忙热情地打招呼，老者更是感激得点头哈腰。

“吃的什么？”齐悦含笑问道。

“是按齐娘子说的，豆芽骨头汤。”喂饭的妇人说道。

齐悦嗅了嗅：“嗯，真香，大姐好手艺。”她笑道。

妇人哪里这样被人夸赞过，顿时红了脸讪讪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女子长得好又能干，关键是给人的感觉又是那么好，至于怎么好她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觉得愿意听这女人说话。

这么好的女人定西侯府怎么就不要了呢？果然富贵人家不是她这等村妇能明白的。

齐悦给伤者做完了检查，又笑着嘱咐了几句注意事项。

外边有负责护理的弟子进来送药了。

“齐娘子，什么时候能……出院？”老者问道。

“五天后吧。”齐悦说道。

其实这种伤是最好不要移动的，但……

齐悦看着伤者一家互相递个眼神明显地松口气。

一则大家到底是不习惯，二来这费用……

齐悦走出病房，看到刘普成的屋子还亮着灯，今晚是他值班。

齐悦站到屋门口时，刘普成正在和张同说话，两个人站在桌子前拿着算筹正算着什么。

“……工料钱是够了，但其他的还是不够啊……”张同低声说道。

“……我老家还有块地，先卖了……”刘普成低声说道。

他们说到这里时，齐悦在外敲了敲门。

看到齐悦站在门边师徒二人带着几分紧张忙收拾起来。

“齐娘子，你怎么还没走呢？”刘普成说道。

张同也恭敬地喊了声师父。

“这就走了，今晚就辛苦老师了。”齐悦含笑说道。

“你这孩子，总是说这么客气的话。”刘普成摇头说道。

齐悦没问他们在算什么，刘普成自然也不会说。